

往事如昨

硬菜

崔启昌

“二柱他娘，今日邻村两个外甥来家里走亲戚，晌午记得额外弄两个硬菜给他们吃哟！”

“嗯！知道了。一大早起床都唠嗦着叮嘱俺三四回了。”

这是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，暮春时节去割草时，在巷口听到的老人对话。当时，村子里风不刮，雀不鸣，村人家圈养的鸡、鸭、鹅、狗仿佛还都沉浸在梦乡之中，唯有村外岭地里弥散而来的沁人的麦花香叫人醒脑提神，两位老人的拉呱声听得很清晰。不过，我纳闷：崔大伯话中的“硬菜”是啥意思？可以吃的“硬菜”是什么菜呀？一时弄不明白。

晌午，云淡风轻，村子街巷里浮动着的麦花香气愈发浓郁。我肩扛着满满一篓羊草回到家里，此时，周末休班的父亲也刚好从公社卫生院赶回家中。午饭时，我问父亲什么是硬菜？父亲先是迟疑了一阵儿，手中的竹筷在迟疑中抖动了一下，口中刚咬到的粗碴玉米饼子也停顿了咀嚼。继而，父亲转头望向我，他似是有话，但却没有说。随后，父亲搁下竹筷子，拿起我跟前的瓷碗，盛了冒尖的一碗素炒萝卜菜递给我说：“快吃吧！”话音落下，便没了下文。

第二年秋天，地里收种的营生日渐消停下来，身有沉疾的左邻右舍们陆续插空找父亲把脉疗病。住村西梢的老朱风湿病多年，生产队分配的农活稍多体力便跟不上。“三春不如一秋忙”，秋季，不仅要收获地里成熟的庄稼，还得紧跟着翻耕地茬，再接着播种冬小麦。顾不得歇息，又要连轴转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一连串的重体力活忙下来，体格好的壮劳力都几乎吃不消，甭说老朱了。

每回躺在我家门楼下父亲为其专搭的门板床上针灸时，父亲都会捻着银针宽慰他：“别硬扛，顶不了时就告个假治。拖得久了，身子骨就更不听使唤了。营生多，体力糙，条件一旦有了你得隔三岔五吃些硬菜呢！”

有时仰面躺着、有时俯身趴在门板床上针灸的老朱，不怎么回声应答，两个眼角滴落的泪水常会弄湿枕巾。我猜想，父亲下针、捻针肯定是弄疼了老朱，疼得让人家坚持不住才流了泪的。这年秋季，天冷的得缓慢，老朱接受针灸的效果格外好，父亲心里高兴，这天刚针灸完，他随即伸手抓了家里喂养的唯一一只大红公鸡。宰杀时，他笑着对老朱说：“炒了吃，权当提早过八月十五。”太阳西下时，晚霞满天，天井、门楼、街巷，乃至整个村庄都被暖融融、红彤彤的霞光浸润着。母亲烧火炒鸡，馋人的香

味在灶间、在院落弥散缭绕……当满鼓鼓一整盆儿炒鸡肉端上饭桌后，父亲连忙挑选肉多的鸡块，不住地往老朱的碗里夹，老朱则捧着碗客气地连声说：“差不多紧挨着东、西屋住哩！百八十步远，还专门炒了鸡……”

那天，父亲招呼我依偎着他坐。给我夹过一些鸡块后，又正了正盛鸡肉的菜盆儿悄声跟我说：“这就是硬菜。是咱们农家人很看重的硬菜。”

一个问题，父亲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给了我答案。那天，我跟父母、跟邻居老朱一起吃着母亲烹炒的鸡肉，记住了父亲告知的关于“硬菜”的答案。在日后的若干年月里，我一直没停顿对这个答案的理解。我注意到，村人们随着日子向好，随着物质生活逐步殷实，每遇好事喜事，每有迎来送往、逢年过节，每有新的收获、新的进项，就提早着手准备食材，烹饪硬菜享用便成了大家的习惯，成了传承的习俗。

十八岁那年初冬，我如愿参军。到县人武部集结那天，一大早，父母星夜起身，精心炒制了鸡、熬炖了肉、蒸煮了鱼，满当一大桌子，个个都是硬菜。送我走出院门时，父母哽咽着说：“日子好了，不缺硬菜了。当兵保家卫国呀！出征得吃饱家里的硬菜才有力气练本领。”作为成年人，作为即将踏入军营的我明白父母的意图：昔时日子清贫，硬菜离得远。而今好了，硬菜不再难以企及。让当兵远行的儿子饱吃热乎的硬菜，是让其记住故乡割舍不得的乡情、乡韵和乡愁哟！

过清贫日子的那些年，村人们大都疏硬菜概念，可年龄蛮高的崔大伯却知道叮嘱老伴弄硬菜给来家走亲戚的外甥吃。原来，他曾跟着村里的大人们闯过关东，东北人管好吃的菜、大盆儿盛的菜都叫“硬菜”。几年后，崔大伯从吉林蛟河回到老家，过着依旧不济的日子，自己硬是多年闭口不说“硬菜”这个词儿。直到多年后大柱、二柱两个儿子都娶了亲，生活有了好转，才说出口。

而今看来，人来客走、招待宾朋，专门烹炒几道硬菜吃，不光是村人们彰显自己的大方和体面，还表达着对来者的尊重与诚意，当然还传递着暖暖的吉祥祝愿。这些年，老家村人日子过得愈发滋润，不过，炒菜这事待客也好，家人平常自食充饥也罢，普遍不太待见大盆儿盛的大鱼大肉了，反倒是把简单烹制的海鲜菜，甚至是加了五花肉片、豆腐、红薯粉条之类的大锅菜唤称“硬菜”，这生活的变奏真得叫人感觉倍儿有意思。

工艺美术厂往事

胡国葵

那年我刚刚二十岁，对绘画有着无比的喜爱，便应聘去了本地一家民营企业“工艺美术厂”上班。三十多年前，人们的审美还是从众的，家里要是挂上一幅贝雕装饰画，那是何等高档雅致。

贝雕装饰画成本不高，但制作精美。我们曾冒着酷暑，去垃圾堆或者沟边捡拾人们倒掉的海虹皮。海虹皮可是雕刻松针和仙鹤羽毛等最好的原材料，还有从南方购买的江贝、大红螺壳等等，这些江湖海水里生长的贝类，经过打磨加工后，有了灵魂和姿态，变成了镜中的花鸟、松竹、帆船、牡丹等等。只要设计师画好图纸，同事们就能按照图纸在砂轮上，雕磨出栩栩如生的景物来。这巧夺天工般的贝雕艺术，当时确实符合大众的审美。

记得一起被招聘进厂的女工有好几百人，进厂的考试条件是每人需画幅画，至于画什么不限。我当时即兴画了一幅古代仕女图，画仙女可是我的强项。在众多笔试者当中，我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，顺利地进入了这家很有名气的工艺美术厂。

入厂第二天，我们十二人就被派去有名的“青岛工艺美术厂”学习。这几个人是从几百人中选拔出来的。记得当时住在离青岛栈桥很近的宾馆里，全天在厂里跟着贝雕师傅们学习。

一个月学习期满，我们满载而归。回来后我和另一位工友被分到“花鸟组装车间”，其余那些工友被分配在上道工序，也就是“雕磨车间”。她们负责在砂轮上把原生的各种贝壳雕磨好，再送到我们车间进行上色、组装等等。

比起粉尘横飞的雕磨车间，我们的车间是安静整洁的。受过培训的我们，各自要带几个徒弟。我被任命为花鸟组的组长，领着几十个人，其中还有的同事年龄大我一倍。这对当时初入社会的我来说，丝毫没觉得压力，只是带着满腔的热忱和积极向上的态度，投身到工作当中去。

厂子里的订单像雪片般应接不暇，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。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的中秋节，由于等着发货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请假回家过节，车间里的灯亮如白昼。半夜，厂长亲自提着几袋月饼，来送给我们。年轻时不被琐事牵绊，有说有笑的我们激情澎湃，对生活的憧憬和热爱，抵消了当时的辛苦和疲惫，在嘻嘻哈哈的工作环境下，有着相爱相亲一家人的感觉。

那年厂里开订货会，全国各地的订货商纷至沓来。厂办急忙抽调各车间的员工，临时充当服务员的角色，我也是被抽调的员工之一。我们穿上统一的白衬衣和红色裙子，在人声鼎沸的餐桌间穿梭，忙得大汗淋漓。差不多的时候，负责酒会的领导神秘地说：“那桌没人坐的饭桌是给你们准备的，今天大家辛苦了，饭后记得去服务台每人领一份礼品，别忘了！”看着订货

会圆满成功，我们当然高兴。饭桌上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，最后上了一道热气腾腾的菜，名曰“霸王别姬”。砂锅里卧着一只甲鱼和全鸡，我没敢动筷，当时可能被那只泡在汤里、大大的龟壳吓住了。

开心的是吃完饭后，我们都领到一个精美的红色小皮箱。当时皮箱可是最畅销的商品，不是谁都舍得买的。这件珍贵的礼物伴随了我很多年，直到后来一次次搬家才把它处理掉。

上下班骑车回家，大约需要一小時。年轻的我喜欢回家，喜欢屋顶的炊烟在青瓦间袅袅升起，更喜欢父母站在门前期盼我回来的身影。早晚穿行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，闻着路两旁槐花的香气，看着夕阳与朝霞的轮番交替，被风撩起的长发，以及风衣鼓荡起的衣角，心情便无限美好。

一切都是浪漫的，花季的年龄，年轻的心莫名其妙就会充满无可名状的轻愁。那些情绪是什么？似乎又无从知晓。有时和同事结伴回家，与对面一帮男孩擦肩而过时，他们必在身后吹几声响亮的口哨，然后瞅着我们像小鹿那样落荒而逃，他们便会在一起发出痞坏的笑声。

有时候遇到天气不好，我就在宿舍住上一晚。那次傍晚去食堂吃饭，掰开一个馒头时，赫然发现里头有一只虫子，吓得我差点扔了。这怎么可以？那晚我趴在宿舍，提笔写了一封信，把食堂的伙食差需要改进等意见写了进去，然后趁天黑投到厂办意见箱里。我和厂办的王姐关系不错，那天我故意问她：“那意见箱厂部几天打开一次？你能不能提醒他们常打开看看？”王姐盯着我若有所思，但她没问什么，朝我眨眨眼便走开了。果不其然，几天后开全厂大会，厂长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，说近期一定要整顿一下食堂的伙食，让大伙吃得放心满意才好。我坐在台下心里暗笑，为自己的大胆谏言，也为领导能及时纠正错误的开明态度。

当地的民营企业办得红火，解决了无数劳动力，这当然要树立好企业的典型。于是我们厂成了各个电视台争相报道的典范。我们组装车间是半成品车间，室内干净整洁，是每次电视台拍摄最佳的地点。当时电视新闻里，曾有我倏忽而过的镜头，也因此有了挂历上我工作时的照片。

厂里每年都要组织歌舞晚会，节目大家随便出，偶尔也会组织出去旅游。记得一位会弹吉他的男同事找到我，说晚会上咱俩合作一首《请跟我来》怎么样？“我怕唱不好，丢人！”嘴里拒绝着心里又很想尝试，这位同事看出了我的纠结，肯定地对我说：“这几天你赶紧练练，就这么定了哈！”

那次年会办得很成功，当然，我们的二重唱也很默契。那首风靡一时的老歌和旋律，至今仍萦绕回荡在耳边……